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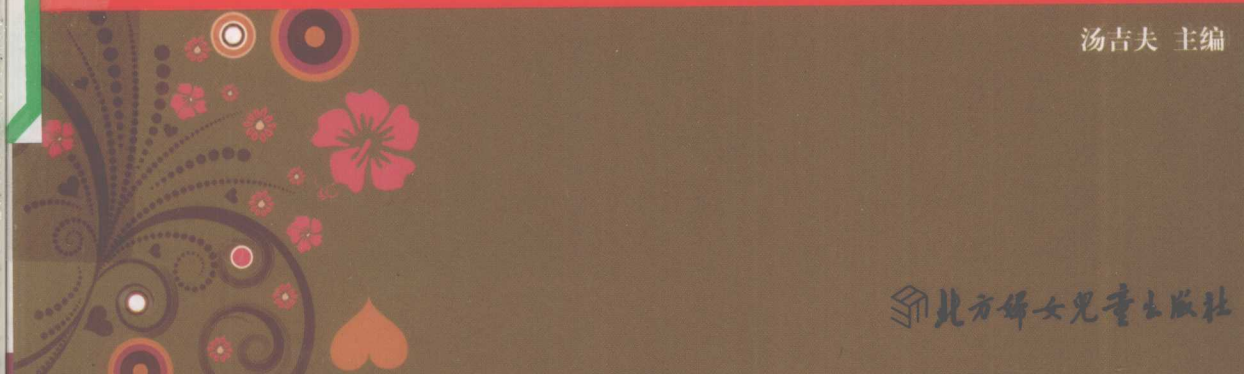
2008 ZUISHIHEZHONGXUESHENG
YUEDUWEIXINGXIAOSHUONIANXUAN

2008

最适合中学生阅读
微型小说

年选

汤吉夫 主编

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2008 ZUISHIHEZHONGXUESHENG
SUJIEDUWEIXINGXIAOSHUONIANXUAN

最适合中学生阅读

微型小说

2008
年选

汤吉夫 主编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08 微型小说年选/汤吉夫主编. —长春: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, 2008. 12
(最适合中学生阅读 2008 年度选本)
ISBN 978 - 7 - 5385 - 3680 - 5

I. 2… II. 汤… III. 微型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 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202647 号

2008 微型小说年选

策 划 李文学 刘 刚
主 编 汤吉夫
责任编辑 王天明 熊晓君 张晓峰
装帧设计 李岩冰 张 洋
内文插图 赵 恒 董晓丽 张红旭
出版发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(130021)
印 刷 长春市利源彩印有限公司
开 本 787 × 1092 毫米 1/16
印 张 15
字 数 238 千字
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385 - 3680 - 5
定 价 19.8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目录 CONTENTS

蓝色是我最喜欢的颜色

□ 捅马蜂窝 ::: 冯骥才	003
□ 风雅人物(二题) ::: 聂鑫森	006
刻碑名手	006
名鼓师	009
□ 离乡 ::: 安庆	012
□ 教子 ::: 孙春平	015
□ 蓝色是我最喜欢的颜色 ::: 蔡楠	018
□ 空山不空 ::: 珠晶	020
□ 老家的表弟 ::: 陈毓	022
□ 吃客 ::: 相裕亭	024
□ 借书 ::: 王奎山	028
□ 最后的荒野 ::: 江媛	031
□ 清香 ::: 曾平	033
□ 笑玩愚人节 ::: 平萍	036
□ 一条叫毛毛的狗 ::: 芦芙荭	038
□ 酒鬼二伯的幸福生活 ::: 王孝谦	041
□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::: 刘会然	044
□ 墓里的秘密 ::: 伍忠余	046





- | 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|
| □ 什么时候用得上蜡烛 | 红掌 | 050 |
| □ 爱打瞌睡的人 | 夏雪勤 | 052 |

一片冰心在玉壶

- | | | |
|---------|-----|-----|
| □ 七个小板凳 | 谢志强 | 057 |
| □ 疯娘 | 侯发山 | 059 |
| □ 回家 | 侯春燕 | 062 |
| □ 关灯 | 侯春燕 | 065 |
| □ 给娘的红包 | 冷国文 | 068 |
| □ 花事 | 樊碧贞 | 071 |
| □ 大牙 | 刘靖安 | 074 |
| □ 水漫金山 | 杨虎 | 077 |
| □ 村道通了 | 骆驼 | 080 |

梦的深处

- | 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|
| □ 晴伊儿的手 | 张玉玲 | 085 |
| □ 我童年的卫河 | 范子平 | 087 |
| □ 花戏楼 | 红酒 | 090 |
| □ 小贱妃 | 红酒 | 093 |
| □ 护旗手 | 乔迁 | 096 |
| □ 有个共同的名字叫“永远” | 陈敏 | 098 |
| □ 山水之间 | 高海涛 | 100 |
| □ 粉丝 | 周海亮 | 103 |
| □ 战地医院 | 周海亮 | 106 |
| □ 布控 | 陈力娇 | 109 |



□ 关先生 ::: 安石榴	112
□ 哭殇 ::: 田洪波	115
□ 打狗圈 ::: 田洪波	118
□ 月光 ::: 廉世广	121

天使的呓语

□ 童年的歪房子 ::: 王海椿	125
□ 熊的帮忙 ::: 王奎山	127
□ 启蒙教育 ::: 谢志强	129
□ 老糊涂 ::: 尹全生	134
□ 一个才女的成长方案 ::: 秦德龙	137
□ 谁来分享我的身体 ::: 秦德龙	140
□ 你要深情地看着我 ::: 侯德云	143
□ 跟王大丫一样 ::: 邓洪卫	146
□ 于家有女初长成 ::: 刘黎莹	149
□ 杀手 ::: 魏永贵	153
□ 药壶 ::: 袁炳发	155
□ 敬重 ::: 盐夫	157
□ 拷贝记忆 ::: 黄克庭	160
□ 有个女孩名叫小碗 ::: 海飞	163

秋天是恋爱的季节

□ 朦胧少年 ::: 刘建超	167
□ 绿玫瑰 ::: 刘春艳	172
□ 绿色的红酒 ::: 刘春艳	175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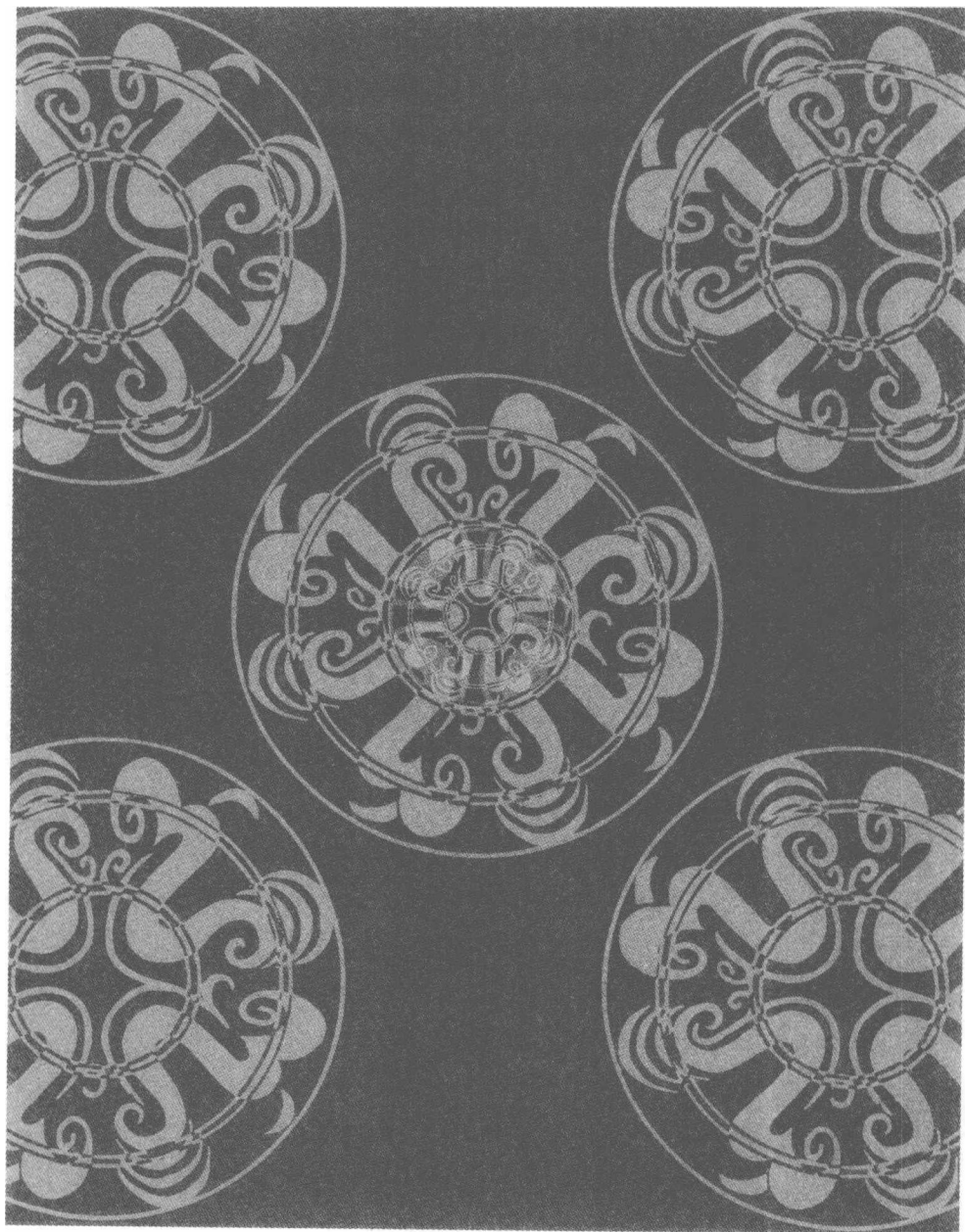
□ 第一百封情书 :: 胡封亮	177
□ 似乎不是爱情 :: 于小渔	181
□ 花季 :: 廉世广	183
□ 栀子花又开 :: 段淑芳	185
□ 杀鱼 :: 汤忠旭	188
□ 哑河 :: 冷国文	191
□ 第一次握手 :: 冷国文	194



怪异的举动

□ 位置 :: 周波	199
□ 人呢? :: 刘会然	201
□ 给我一支枪 :: 王琼华	203
□ 一盒巧克力引发的担忧 :: 曾颖	205
□ 请来了一个开锁匠 :: 庄学	208
□ 抹灰工老张 :: 乔迁	210
□ 黑荷 :: 刘春艳	213
□ 苜蓿花田 :: 于德北	215
□ 杯子碎了 :: 熊延玲	218
□ 跟往事干杯 :: 欧阳明	220
□ 测试真伪 :: 徐均生	224
□ 圆 :: 崔立	227
□ 《黔之驴》的另类版本 :: 杨光洲	229
□ 打招呼 :: 董益新	232

>> 蓝色是我最喜欢的颜色



>> 捅马蜂窝

冯骥才 > 文

爷爷的后院很小，它除去堆放杂物，很少有人去，里边的花木从不修剪，快长疯了！枝叶纠缠，阴影深浓，却是鸟儿、蝶儿、虫儿们生存和嬉戏的一片乐土，也是我儿时的乐园。我喜欢从那爬满青苔的湿漉漉的大树干上，取下一只又轻又薄的蝉衣，从土里挖出筷子粗肥大的蚯蚓，把团团飞舞的小蠼螋赶到蜘蛛网上去。那沉甸甸压弯枝条的海棠果，个个都比市场买来的大。这里，最壮观的要数爷爷窗檐下的马蜂窝了，好像倒垂的一只大莲蓬，无数金黄色的马蜂爬进爬出，飞来飞去，不知忙些什么，总有百十只之多，以致爷爷不敢开窗子，怕它们中间哪个冒失鬼一头闯进屋来。

“真该死，屋子连透透气儿也不能，哪天请人来把这马蜂窝捅下来！”奶奶总为这个马蜂窝生气。

“不行，要蜇死人的！”爷爷说。

“怎么不行？头上蒙块布，拿竹竿一捅就下来。”奶奶反驳道。

“捅不得，捅不得。”爷爷连连摇手。

我站在一旁，心里却涌出捅马蜂窝的强烈欲望。那多有趣！当我被这个淘气的欲望鼓动得难以抑制时，就找来妹妹，趁着爷爷午睡的当儿，悄悄溜到从走廊通往后院的小门口。我脱下褂子蒙住头顶，用扣上衣扣儿的前襟遮盖住脸，只露一双眼。又把两根竹竿接绑起来，作为捣毁马蜂窝的武器。我和妹妹约定好，她躲在门里，把住关口，待我捅下马蜂窝，赶紧开门放我进来，然后把门关住。

妹妹躲在门缝后边，眼瞧我这非凡而冒险的行动。我开始有些迟疑，最



后还是好奇战胜了胆怯。当我的竿头触到蜂窝的一刹那,好像听到爷爷在屋内呼叫,但我已经顾不得别的,一些受惊的马蜂轰地飞起来,我赶紧用竿头顶住蜂窝使劲地摇撼两下,只听“嘣”的一声,一个沉甸甸的东西掉下来,跟着一团黄色的飞虫腾空而起。我扔掉竿子往小门那边跑,谁料到妹妹害怕,把门在里边插上,跑了,将我关在门外。我一回头,只见一只马蜂径直而凶猛地朝我扑来,好像一架燃料耗尽、孤注一掷的战斗机。这复仇者不顾一切而拼死的气势使我惊呆了。我抬手想挡住脸,只觉眉心像被针扎似的强烈一疼——挨蜇了!我捂着脸大叫,不知道谁开门把我拖到屋里。

当夜,我发了高烧。眉心处肿起一个枣大的疙瘩,自己都能用眼瞧见。家里人轮番用醋、酒、黄酱、万金油和凉手巾处理,也没能使我那肿疮迅速消下来。转天请来医生,打针吃药,七八天后才渐渐痊愈。这一下可不轻呢!我生病也没有过这么长时间,以致消肿后的几天里不敢到那通向后院的小走廊上去,生怕那些马蜂还在小门口等着我。

过了些天,惊恐稍定,我去爷爷的屋子。他不在,隔窗看见他站在当院里,摆手召唤我去,我大着胆子去了。爷爷手指窗根处叫我看,原来是我捅掉的那个马蜂窝,却一只马蜂也不见了,好像一只丢弃的干枯的大莲蓬头。爷爷又指了指我的脚下,一只马蜂!我惊吓得差点叫起来,慌忙跳开。

“怕什么,它早死了!”爷爷说。

仔细瞧,噢,原来是死的。仰面朝天躺在地,几只黑蚂蚁在它身上爬来爬去。

爷爷说:“这就是蜇你的那只马蜂。马蜂就是这样,你不惹它,它不蜇你。它要是蜇了你,自己也就死了。”

“那它干吗还要蜇我呢——它不就完了吗?”

“你毁了它的家,它当然不肯饶你,它要拼命的!”爷爷说。

我听了心里暗暗吃惊。一只小虫竟有这样的激情和勇气。低头再瞧瞧那只马蜂,微风吹着它,轻轻颤动,好似活了一般。我不禁想起那天它朝我猛扑过来时那副视死如归的架势,与毁坏它们生活的人拼死一搏,真像一个英雄

……我面对这壮烈牺牲的小飞虫的尸体，似乎有种罪孽感沉重地压在心上。

那一窝马蜂呢，无家可归的一群马蜂呢，它们还会不会回来重建家园？我甚至想用胶水把那只空空的蜂窝粘上去。

这一年，我经常站在爷爷的后院里，却始终没有等来一只马蜂。

转年开春，有两只马蜂飞到爷爷的窗檐下，落到被晒暖的木窗框上，然后还在过去的旧巢的残迹上爬了一阵子，跟着飞去而不再来。空空又是一年。

第三年，风和日丽之时，爷爷忽叫我抬头看，隔着窗玻璃看见窗檐下几只赤黄色的马蜂忙来忙去。在这中间，我忽然看到，一个小巧的、银灰色的蜂窝已经筑成了。

于是，我和爷爷面对面开颜而笑，笑得十分舒心。

我不由得暗暗告诉自己，再也不做一件伤害旁人的事。



<< 阅读启示

<< “一只小虫竟有这样的激情和勇气”，“真像一个英雄……”——相信有了这番敬畏，我们会更加认识到人与自然和平相处的重要性！



>>风雅人物(二题)

聂鑫森>文

刻碑名手

范玉成是古城的刻碑名手,已是古稀之年了。

他长得高大魁梧,粗眉大眼,但面白无须。两只手掌伸开来,小蒲扇一样;指骨节很突出,只要轻轻一握,便叭叭一阵脆响,让人觉得那手是非常有力气的。

刻碑是个古老的行当,泰山刻石、琅琊台刻石、秦篆诏书,能够流传下来,都是刻碑名手的功劳。名胜古迹,名人墓表,倘若是没有碑刻以志,那就不知要逊色多少了。

凡干这行的,一是文化底子要好,能识文断字,能体会文本的妙处;二是书法根基要扎实,书家所写的墨本,篆、隶、楷、行、草,你得深谙其风格、韵味;三是刻艺要精,不管是阳刻、阴刻,要能视石如纸,捉刀如笔,取意行神,不滞不囿。

范玉成从十四岁起拜师学艺,五十多个年头一眨眼就过去了,一生中刻过多少碑,连他自己都记不清了。十多年前他从刻石社退了休,可一直没闲着。儿子还在刻石社哩,一接下什么重要工程,总得请老爷子把把关。他也乐意,范家手艺一代代传承,绝不能让世人说闲话,否则就愧对列祖列宗了。

儿子范致远也快到知天命的年龄了。

他对父亲说:“邻市的望江楼重修一新,有块《重修望江楼记》碑要刻哩。”

范玉成显得特别高兴。他记得四十年前,也就是1966年春节过后,那时他才三十来岁,与一些同行应邀到望江楼公园刻一条诗碑长廊。一直刻到冬天,眼看就要完工了。有一天傍晚,突然来了很多戴红袖章的学生和工人,把望江楼的台阶撬开了,把门窗卸了,把楼梯拆了,把里面的字画、文物烧了,一座清乾隆时的三层楼阁刹那间被当做“四旧”毁掉了。他只能远远地看着,泪水纵横。到了第二天,那些刻好的诗碑,也被一一砸碎,并把他们驱赶回了老家。他后来听说,在望江楼原址,竖起一个巨大的工农兵“造反有理”群雕像;又过了些年,雕塑拆了,改建成了一个大花坛。现在恐怕是拆了花坛,再在原地重建了望江楼。范玉成渴望旧地重游,那楼可还是往日模样?

儿子说:“现在正是炎夏,太热,您暂时别去。等我在那里阅好了稿,选好了石,‘上墨’、‘过朱’、‘打样’后,准备刻碑了,您再来,一边指点我,一边看看风景,好吗?”

范玉成答应了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。范玉成在心里计算着:儿子该阅稿了,那文章是谁撰写的呢?又是哪个书法家书写的墨本呢?字的大小、行距、结构、排列,儿子是否都了然于心了?选的是什么石头,汉白玉石还是大理石?选好了石,先要用沙石粗磨平整,再用细刀砖磨光,直至腻滑方可。接下来,儿子该“上墨”了,用磨浓研匀的上等墨汁刷在石上;墨汁干后,再用烙铁烫上白蜡,薄薄地在墨上覆盖一层。下一道工序应是“过朱”,把透明拷版纸覆在墨本上,双钩临描,然后再用银朱做红线双钩。待做完这些,就该“打样”了,把“过朱”的双钩拷版纸,平铺在上过蜡的碑石上,用木榔头垫着羊毛毡,敲击钩本字样,让双钩红线清晰地印下去。

范玉成乘车赶到邻市的望江楼公园,在一间工作室里,找到儿子时,儿子正好完成了“打样”。

“爹,我正准备打电话哩。”

“爹知道你的功夫,该用多少时间,我心里有数。”

儿子笑了:“知子莫若父哩。”



范玉成开始阅稿,文章是本市市长华声撰写的,还不错,情文并茂;墨本是请北京一个老书法家几个月前书写的,写好寄来后因心肌梗塞竟鹤归道山了,字真好,行书,有兰亭序帖的味道,可惜天不悯才啊。

再看一遍文章,范玉成头上冒出了一层热汗,文中说望江楼毁于1967年春,这就失实了,分明是1966年冬!听说市长还年轻,不到五十岁,又不是本地人,恐怕没有细细考察,就轻率地作了结论。

范玉成说:“这碑暂不能下刀,一定要改过来。”

儿子急了:“爹,我们只管刻就是了,这不是我们的错。再说,人家市长会改吗?再说书写的人都死了,谁能把墨稿改正过来,而且风格丝毫不差呢?”

“若市长不肯改,这个活我们退了!碑者,史也,是留给后人看的,不能以讹传讹。”

儿子不做声了。

顿了一阵,儿子说:“爹,您还没去望江楼吧,我陪您去。”

范玉成一甩手,说:“不去!”

第二天一早,范玉成让儿子把公园的负责人找了来,当面说明了情况。

主任姓陈,很年轻,不到四十岁,曾是个中文系的本科生。听完范玉成的话,说:“我就去找市长,谢谢范老的提醒。”

中午快吃饭时,陈主任兴冲冲地回来了,说:“华市长让我转达对您的敬意,而且交待一定要改!”

范玉成呵呵地笑了。

“文章好改,只是这墨本上的字怎么改写过来呢?”陈主任问。

“你放心。这位老书法家的字,我熟悉,要改的字,我可以补写得和他丝毫不差,这个功夫我还是有的。”

一个月后,《重修望江楼记》碑刻好了,看过的人都啧啧称赞。

父子俩在走之前,认认真真地登上了望江楼,看古香古色的横梁直柱、飞檐翘角,抚红漆栏杆、雕花门窗,品匾额、楹联的内容和书法,确实可称之为杰作。他们登到顶楼,送目远望:湘江如带,白帆点点;远山似簇,村镇笼烟。

范玉成对儿子说：“刻碑的人，责任重大，历史是不能作假的，否则，我是不敢登上这望江楼，我怕前人责怪、后人唾骂！”

儿子说：“爹，我会记在心里的，您放心。”



<< 阅读启示

<< “碑者，史也，是留给后人看的，不能以讹传讹。”这十七个字，掷地有声，足以说明问题！

名鼓师

早已过了花甲之年的杭义仁，是振兴京剧团的首席鼓师。鼓师在梨园行中，被尊称为鼓佬。鼓佬是“场面”（乐队）的领袖，又是一台之主，演出尺寸的快慢，气氛的渲染，情绪的烘托，都在他的掌控之中。团里声名赫赫的名角，对鼓佬是丝毫也不敢怠慢的。

老生名角秦玉振，从二十岁上走红起，一直都是请杭义仁打鼓，一打就打了三十年。因为杭义仁在家里排行老三，又比自己年长十五岁，因此秦玉振一直称他为“三爷”。

三爷的鼓打得太好了，武戏打得“帅”、“脆”有气魄，文戏打得“稳”、“活”而潇洒。秦玉振说：“三爷的鼓，打得极简洁，键（鼓槌子）无虚发，一下就是一下，恰恰打在演唱者的节骨眼上，能打出气氛，能调动演员的情绪，他人难及。”

秦玉振演《空城计》中的诸葛亮，在听到探子来报，街亭失守，司马懿随至的消息后，先是心中一阵阵慌乱，接着强自镇静，在离帐走向城楼的过程中，有大段的“摇板”，属于紧打慢唱，这时三爷的鼓，下下打在他的心上，衬托出诸葛亮孤注一掷，未卜吉凶，又无法告人，还得故作散淡之态的矛盾心理。还有，他演《孝义节》一剧，三爷在下高台过门中，用堂鼓模仿风声水声，



冷然动听。

这样的鼓佬到哪里去找呢？

每次演出前，秦玉振都要先到三爷的鼓架边，恭敬地说：“三爷，又要劳驾您啦。”闭幕后，妆未卸，戏衣未脱，秦玉振立即奔过去拱拱手，说：“三爷，您辛苦啦。”

每当这时候，三爷就会孩子似的哈哈大笑，晃着一个一年四季都刮得光光亮亮的大头，说：“给您打鼓，是我的福分，听了您多少好戏！”

三爷六十岁的时候，秦玉振在一家酒楼，办了十桌酒席为三爷贺寿。在连敬三爷三杯酒，秦玉振说：“三爷，我有一事相求。”

“您说。”

“按理说，您该退休了，我想再请您捧几年场，我才四十五岁，还可以好好唱几年，没您的鼓哪行？”

杭义仁犹豫了一下，立即说：“没说的。”坐在旁边的老伴还想说什么，被三爷用眼色制止住了。

三爷依旧快快活活地为秦玉振打鼓，春风夏雨，秋霜冬雪，从没有误过场，也没出过什么疏漏。

有一天，秦玉振发现三爷的鼓架边，放了一个高几，高几上摊着一块白绒布，绒布上散放着大大小小的绿玉、白玉、黄玉。鼓架的上面，挂了一个竹鸟笼，里面是一只鹌鹑。不要打鼓的空闲里，三爷两只手便去捏摸那些玉，或者去逗那只不叫唤只扑打翅膀的鹌鹑。

秦玉振知道三爷喜欢玩玉，也喜欢养鸟，那是在他家里呀，怎么搬到舞台上来了？是不是三爷对延聘他连续打鼓有想法，碍着情面不好说，以此来做提示呢？玩鸟、玩玉，心为他用，一旦忘记了打鼓呢，那岂不是误事了！

可三爷就是三爷，到了该打鼓的时候，放下手里的玉或逗鸟的米粒，操起鼓槌子，照样打得滴水不漏。记得那晚他演《武家坡》，唱到“三人同掌”的“掌”字，十分峭拔，三爷在“掌”字上用鼓槌单击一下，使“掌”字往外凸显，真是神来之笔。